

至大至尊，萬神之神，雖未廣傳，然盛德昭著，四海咸蒙，其道永存於天地間，先天地不為先，後天地不為後，生而不有，為而不恃，功成弗居。道德經云：「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，寂兮寥兮，獨立而不改，周行而不殆，可以為天下母，吾不知其名，字之曰道」。道為德之本，德為道之用。有謂無思是道，無為是德。

吾於不惑之年，受師之命創心齋，距今已二十五年矣。無時不以利物濟人，度己度人，宣揚至道為己任，永誌於心，以無為之理，行不言之教，然其效不彰，故常欲立制使後者蕭規曹隨，況自覺時不預我，垂垂老矣，有退隱讓賢之想，而未獲。至大至尊示准，夫復何言，時維癸酉年（一九九三年）之往事矣。雖機緣未至，惟宣道濟世，任重道遠，此志不移，乃默默耕耘，以候時機，並以難忍能忍、難行能行、難成能成、難捨能捨而自勉，未敢一日放棄也。

幾歷春秋，及至戊寅年（一九九八年）春，蒙 至大至尊啟示允准會務更新，尚以為如輕舟過萬重山，然一法建立，八百魔王，波濤暗湧，疊疊而起，實非所料也。唯有堅定信念，披荊斬棘，排除萬難。及後又去無存菁，生機復現，以不變而變，變而不變之心迎未來。

人生無常，歲月無情，今古稀之年將至，時欲了此願與此緣，早歸田園，頤養天年，故務須後學者追隨，承先啟後，繼往開來，共研至道、共傳聖道。並以儒家之仁義心、釋家之慈悲心、道家之博愛心行於世，使有緣者多沾福澤。尚冀同門道眾同心同德宣揚 至大至尊，若他日心齋之盛，實有賴同門道眾之助也。



其一

寶島上，有居士，喜習禪，人稱大師，有稱禪師，知識廣博，著作豐，除有寺門主持隨其學禪外，拜其門下之徒不知凡幾。一次，皆同門師兄往訪之，欲證所學，惜緣慳一面，禪師別處闢室閉關靜修去也，亦不知何日歸來，令人惆悵，奈何！

不到黃河心不死，不數月，又往訪之。某日晨，致電其處，道明來意，電話中傳來回聲，答曰：「大師身在別處，不知何時返，請午後來電，或有消息」。及後再致電，電話中之柔弱聲曰：「師今夜在此講經說法，請臨講堂」。問過地址後，當晚欣然赴講堂，禪師正值說法，完畢時，立刻趨前自我介紹及道明來意，禪師以人多為由，不便多談，相約翌日見面於晨，乃辭別離去。

於見面之日，問曰：「學禪之人門何如」！答曰：「不可說，亦不能用言語文字表達」。默默不語，後禪師兩手掌心向天張開。俄頃，續曰：「香島一寺之主持，隨余習禪有年。又有陳姓者，亦居香島，為吾徒，汝可請教之。若有大疑，可來鴻，余當致覆」。陳姓者早遇於香島而不知其為禪師之高足，罪過罪過。

禪既不可說，相對無言，莫非禪定耶！不便久留，就此告辭。

其二

有居士，於不惑之年，棄工作，隱於市，隨明師，醉心學道，以性命雙修為用，修丹鼎，習靜服氣，修性攝生，超凡入聖，超聖入神，超神入化而長生不老。一日邂逅於市，互訴近況，談玄論道。居士云：「性命雙修，先修命、後修性、須守竅，而竅在外」。是耶！非耶！銘記之。及後，未晤一面，聞居士因走火入魔仙遊矣，至為惋惜。嗚呼！哀哉！尚饗！

其三

六祖法寶壇經為記述禪宗三十三祖、傳東土後第六祖慧能之出身、言行、開示及修持法要，此經備受推崇。香江有法師開壇說六祖壇經，想定可茅塞頓開，機遇難求，往聽之。

開壇說法前，先述法師生平，並述法師聞六祖壇經中之「不思善、不思惡」而悟道，與六祖聞金剛經中之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而悟道，互相媲美，有異曲同工之妙。因未聞佛法久矣，今有幸有緣聞佛法，望能啟悟。時未知是否似般若波羅密多心經所云：「無眼耳鼻舌身意」之境，或似呆坐、魂遊、又有如雁過長空，不留痕跡。

其四

某日，接一陌生電話，自稱為某宗教中人，欲到訪。互定日期會晤，會晤後，問曰：「如何知有後學其人」，客答曰：「赴東南亞宣道去，回程路過此地，忽覺於市中現靈光一度，直冲雲霄，尋來處知心齋而有今日相會之緣」。談道中，悉其教依儒釋道三家之理修持，強調先得而後修，如何有得，是可信耶。

客亦言及有同門日日於靜坐中上天聽佛陀說法，並獲授予修持大法，言之鑿鑿，深不可測，姑妄聽之。

其五

有善知識，編道書，名傳四海，曾讀其編著，有緣邂逅於寶島一雅集上，覺機不可失，思一談為快，惟話不對機，相對無言，如萬籟俱寂，似是無聲勝有聲。

善知識謙恭有禮，文質彬彬，沉默寡言，惜面有枯槁，似是身體違和也。

其六

有日偕友遊名剎，見一和尚悠悠然慢步於寺中，後知其為該寺之主持是也。趨前合十頂禮，請主持開示及授靜坐法要。主持謙虛曰：「於抗日戰亂時期鬧飢荒，因食貧而出家，距今已四十餘年矣。除日常做早晚課外，餘則靜坐，惟無成就，愧甚」。續談僧侶之戒律與生活，繼曰：「因常做法事而有收益，扣除寺內日常經費外，仍有盈餘，故多印經書贈有緣人」。臨行時，以珍藏佛經相贈。

主持平易近人，以真誠禮待，雖寥寥數言，沒齒難忘，未知以為然否！

其七

市中有居士，本經商，篤信佛教，已皈依佛，喜持名念佛，勤誦「阿彌陀佛」佛號。一次，有好道者聚首一堂，眾滔滔不絕論道時，居士云：「錢為身外物，實不中用，若他日往生西方極樂世界時，也一無所有」。隨即於其衣袋中取一定期票據示眾，其中一友云：「既不中用，予余可也」。然居士不發一言，把定期票據放回衣袋中。眾人報以會心之微笑。

及後，居士又云：「每當唸阿彌陀佛之際，聞天地間傳來齊誦阿彌陀佛之迴響，且覺身體慢慢從座中升起」。未知以為信也。阿彌陀佛！

其八

氣功盛行於世，而氣功師廣為人羨慕，中有帶功講學者、有人身透視者、有逾千里發功治病者，林林種種，不可勝數。

有名噪一時之名氣功師臨香島，聞訪一道場時，正值扶鸞之際，惟該鸞霍然不動，有說氣功師功力深厚，又有說降鸞者非神也，焉知孰是孰非。又氣功師亦可發功逾千里外，替人治病，癒者眾。莫非氣功能穿山越嶺且有方位乎！

有日於鬧市中邂逅一學道同好，繼齊往咖啡室暢談學道之得，悉道兄為名氣功師之同門，先後拜一明師學道。曰：「無論帶功講學、或千里發功治病等，至簡至易，余亦能之，欲一試否」！因好奇心作祟，乃唯唯諾諾，姑且試之。

道兄囑先閉目以迎外氣。問曰：「有氣感否」。答曰：「不覺」。如是者，重複又重複，仍未知氣感為何。道兄曰：「因氣場有別，故無氣感，不足為奇也」。既然如此，千里發功，不欲探秘矣。

其九

居家修行之善知識稱居士。有一老居士，年逾百歲，未覺龍鍾老態，仍健步如飛，如此高壽，羨煞旁人，想必有上乘修持之法，慕其名，欲訪之久矣。後經友好定日期相會於其家。當抵其家門，按門鈴，屋內鴉雀無聲，良久，詢友好，問曰：「莫非錯找地方乎」！答曰：「否」。唯有候於路旁。約一炊時，居士悠然携幼子返，原來品茗去也。居士為虔誠信仰者，甫抵家門，上香參神。及後，東拉西扯，兩相談古論今而已。據知隨其學道者眾。

其十

從道中友好得悉有密宗上師道行高，思一見為快，趨寺拜訪之，坐不久，上師述及靜坐時之境況，曰：「已無肉身，而祇有一堆骷髏，惟尚有意識」。因有感而應，不假思索，立刻問曰：「既無肉身，應如何處理」。上師默言不語。繼問曰：「據般若波羅密多心經云：無眼界，乃至無意識界，而上師云尚有意識，豈非與心經所述不契合耶！孰是孰非，請上師開示」。答曰：「吾讀書少」。憶及六祖慧能不識字能作偈，且傳頌千年，其理如何！上師一席話，至今難忘，望有日能破解之。